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八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舉人臣龔秉震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八

宋 時瀾 撰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

旅獒用訓于王

武王既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舟車所至霜露所墜

莫不來王曰通道道者王化流行至於無外其道自通

非求通之以為遠畧也曰遂者紂在上周之化有所限惟克商故化遂行而道遂通也西旅厎貢厥獒貢其土之所有非以獒為異而特貢也太保即作旅獒召公之意深矣武王固嘗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至此豈為珍禽奇獸所惑太保所以勤勤致戒者恐武王於所已知已能輕忽之心或生大抵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苟不警戒此心必怠則歸馬放牛與納獒至相近惟警戒日新則聖德日進無

疆矣況創業之君茍有一毫之失則非所以垂統於後其後世之君即有丘山之害此正謹始之時召公安得不戒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明王慎德旅獒一篇綱目也四夷所以咸賓者正以明王能慎其德耳慎德者百聖心傳之妙堯之允恭舜之惟帝其難禹之克艱厥后湯之慄慄危懼皆慎德之功也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遠邇供貢帝王一統之分也作貢制貢其義精詳遠人來享在所作所制之外者惟服食器用宗廟朝廷賔客所當用者則受之外此則不受盖謂慎德所以致其貢若因方物之至而納玩好之物則生荒怠之心而失始初慎德之意矣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寳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聖人公天下以為心天下之物與天下之人共之非如秦皇以四海獨奉一身也然至公大同必文理密察自有差等又非如夷子之二本而為無差等之愛也凡遠方所貢方物王必分賜異姓之邦但昭德之致耳如成王賜肅慎矢于陳是也無替厥服者使之因邦賜之義思所服者何事而敬守王度也寶玉則分于伯父叔父之國時庸展親親之意如魯之寶玉大弓是也親疎之所以不同蓋一視同仁之道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均是物也德之存否異焉其義在德而不在物故不使物易其德必當有德以將之使誠意寓於物之中異姓同姓因物以見聖人之德不為珍異所易故禁紂以是物分人人止見其物堯舜以是物分人人皆見其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

寧言以道接
聖賢之言體統具舉本末完備非如後世人臣諫一
事止於一事言之無力聽之不切而意味亦短太保
欲言武王受獒而自狎侮言之大凡狎侮之病必盛
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之人則無之下是或未必免
狎侮之病病有粗有細有難見者有易見者粗者不
過固滯於物其理易見細者則下視一世謂天下之
事在我來則漫應之此為難見狎侮君子君子豈能

為用色斯舉矣高蹈遠引望望然去之矣狎侮小人小人微賤固驅於君上之威不得不從然心之所不悅服豈能盡其力哉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人之一身心之官為主内不能有所主而狥其外則為耳目所役而百度安得而貞貞者虛心無物之謂也隋煬帝役於聲樂心止在於聲樂漢武帝役於宮室心止在於宮室其它無不懈弛人君者萬化之本原也本原宅於至正念慮無一毫之失然後不為耳目所役而

百度自歸于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即狎侮之害也
動侮人之念者必謂我姑如是心本不然殊不知此
心之發敬乎不敬乎彼之所喪甚小我之所喪甚大矣
夫志者氣之帥也玩物則志喪志通天地貫金石徹
古今茍玩於物安有所謂志盡私意耳志以道寧言
以道接此用工存養之地也志以道寧如孟子所謂
持其志之意以道寧者非外有所謂道即所謂勿助
長也言以道接天下之言散漫如此儻不以道接何

以知其淫邪故於志言寧言言接道非自外求而至以此理寧之以此理接之而已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天下之物有限人之精神亦有限不作於此則作於彼不貴於此則貴於彼無益既不作則必於有益而用工有益者固所以為功也異物既不貴則必於用

物而加意用物者固足民之實也葢志既以道寧言既以道接行其無事習中純一理之所宜心之所安當為當捨各歸其分無益非兎彊於不作異物非有意於不貴揆諸理既背遇諸心自不相契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人物自然之理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自古中國所以不能服遠者不過貪而已曹丕求明珠而孫權不服周穆求白狼白鹿而方物不至惟不寶遠物則

識賢者之門庭趣味乃可寶之真者天下之理固消長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此明王慎德之工夫也早夜罔或不勤罔或者言不可頃刻之不勤也暫有止息則非慎德矣茍健而無息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耳目之私何由而移玩好之物何間可乘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細行精密體察之工夫也矜者矜持之矜不矜者甚細終累者甚大不矜者在於行終累者在於德必也一嚬一笑一動一作至纖至悉精密體察蓋行之細者易於忽忽而放過則離心之本體本體既離豈不為大德之累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聖人之用力無有止時一簣之未至尤易以虧召公之言至此尤切武王受文王之教以聖德復受天命

九夷八蠻皆來賓服王業巍巍如此可謂為山至於九仞矣然天下之事滿則必傾武王必常保持此心當此之際一毫不察即亢龍而有悔矣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至於堯舜猶有不足之意當為之事何時而已一簣未盡之工夫常在非謂止少一簣加之而足愈為而工夫愈有聖人之心常若一簣未盡蓋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

允廸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觀允廸之語見聖賢之言非如後世姑言之而已謂信能行兹生民方獲保其居而可以世其王業人君萬化之原一毫不盡生民即墜于塗炭即非所以創業垂統為可繼之道一人之所繫而體統之相關如此也以武王之聖召公作書猶警戒如此學者以眇然之身膺方来之務可不服膺是訓

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天命所在壽夭短長皆有定數武王之疾周公聖人

也豈不知天命而欲以身代其死謂周公出於一時忠愛不暇顧理者非也於此可以見天命一原之理葢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莫之為而為周公之聖誠意不已亦莫之為而為故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二公之欲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豈欺二公而自卜以為已功乎以周公為親賢惟周公當任此事揆之臣子之義不然謂死生人之所難惟周公能處此而二公不能與本文亦不協也書文甚明學者不察

耳周公之卜但公家自舉之禮二公之欲卜將動朝廷之典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也觀公乃自以為功與為三壇同墠則可知矣太王王季文王去武王未遠當在昭穆之數則禱在宗廟何必為壇墠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周公所以特為壇墠者則知不敢禱於宗廟而自禱也如二公之請則動朝廷之禮禱之宗廟驚動上下而武王之病革矣以先王之心體之豈不慼乎珪璧者所以禮神册祝者今祝版之類周公

誠意盡寓於此元孫某武王也周公對神當稱其名此書作於成王之時周人以諱事神故避其名也常人節宣衛養不得其道故疾皆自致聖人道德充足血氣和平節宣衛養皆適其宜偶與天地之戾氣相遇而成其虐害之疾耳丕子元子也武王為天之元子受天之命而建基業平定天下固武王之責也然三王先受命而武王終之武王之命不延則不能終三王之業是亦三王之責不盡也然則武王之責乃

三王之責故欲以身代武王之身周公自思其它皆與武王同惟材之與藝恐猶多於武王可以代其死而事鬼神予仁若考者與聖人同也求其實多者惟材藝耳此公之實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此武王之職也武王既受命于帝庭而能敷佑四方又能定爾子孫于下地至於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可

不延其命使終其職乎下地指當世而言自天視之則為下也周公之禱不言武王但言子孫及四方之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武王命之長短順受其正何禱之有禱者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武王之死武王一身乃周家社稷人民所繫此為天下萬世人民禱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

非與三王為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爾之許我則以璧與珪歸待爾之命爾不許我則屏璧與珪謂不復事神也葢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非三卜也三王之前皆有一龜卜之皆吉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卜不習吉與此不同及見其書亦并

是吉幷者大同之謂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公曰觀此體王其罔害命可延矣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言再得永其年以圖終其業茲可待武王之疾瘳能念予一人矣納冊于匱中國家之常典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褻既畢則藏之非周公特藏

之留為後来自解之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已後史官記周公之始末合其流言之本為一篇管蔡及羣弟流言於國非周公待之不至由其資禀卑下以小人之心量聖人實有所不諭也四凶在堯

朝不聞其惡至舜時乃露管蔡在武王時不聞其變至周公時乃動蓋其資禀卑下遇事則發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見周公之不得已也舜之待象周公之待管蔡其事雖異其心則一何者象欲害舜不過舜之一身耳當成王之幼安危之機正決於此事關社稷豈得不誅故舜之不藏怒宿怨與周公用辟一也周公居東二年方是時内而王幼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所恃而敢出征至于二年之久見周之十

亂尚有如二公可以委付內事如周公之在左右也古者羅列賢士尊敬舊德正為此時也況成王童蒙流言方播其心未免疑惑苟無二公則未必不信讒而咎周公公安得二年安然而居東蓋二公其間調護之力也後世秉權之臣安敢頃刻而去君側舉足左右事變反覆曾不旋踵其故何哉周公之權至於攝政可謂重矣一旦東征之出畧無遲疑居東二年君與同列無間可開至公之心權勢之際本無適莫

而流言之變猶不免所居之難蓋如此也至於作鴟鴞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所謂未敢者即改悔之根本也觀豳風之詩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謂之朝廷則非特成王不知二公亦不知矣二公非不知周公也成王方在未敢之時可以此可以彼使二公一旦廹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繼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敢之意且當培養使厚待其一旦翻然自悔悟可也周大夫之刺亦不為過成王未知周公則二公豈

得為知周公哉成王知則二公始為知周公矣此君

臣一體之義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

功代武王之説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

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天人之際間不容髮成王之心方將悔悟天即變動

王與大夫盡弁將卜以求天變故開金縢之匱偶見

周公代武王之說且周公之卜成王固不知二公何為不知或以為二公固知之欲因卜使成王開此書以為公自解之計姑問諸史與百執事是以詐心逆聖人也當時周公既使二公不必與二公即不復與不惟不敢問周公亦不敢問百執事公命勿敢言見周公誠意感人之深至此而猶不言是孰使之然哉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自悔之辭也當周公之作詩成王非不朝夕觀省猶不能無疑此則皤然而悔何也公詩雖切乃公之言天意昭示則王之自悟也我小子當洗濯自新以逆周公亦非加厚國家之禮所當然耳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見天人之驗至切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八

增修東萊書卷十九

宋 時瀾 撰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武王滅殷而存其後故立武庚禄父于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挾武庚及淮夷同叛於是將黜殷命遂作大誥不言武庚乃言三監及淮夷叛者盖武庚之

叛生於三監之謀欲間周公孔子灼見其情春秋一字之貶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内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滅商之怨揺動王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諭厥旨以行天討此大誥所以作也舜殺鯀用禹不聞禹有叛舜之意至武王殺紂立武庚未幾乃叛周者舜固天討武王亦天討也此無他禹能知天武庚不知

天耳亦世變風移不如古也欲見聖人忠厚之心反覆一篇可見

王若曰猷

猷道也始語之辭也時雖不同亦有唐虞都俞之象開導天下使聽命也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此周公討亂之規摹也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

未安革商爲周天下亦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扇動爲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御事之臣開曉其志諭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人心有定合一無間則變無由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縣牽繩聯亂階浸長者變端在人心故也唐德宗時田悦始叛其後朱滔王武俊之徒叛之展轉卒無有已周公於此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使造

邦之意明昭于天下周公誠意孚於告諭之時天下信之有素是以東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周公先有以鎮定之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廸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欲伐三監先之以嘆所謂痛則呼天也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者謂武王既死三監復叛是天降災害于我國家更不少待也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

者周公代成王自反自克之言大思我幼沖之小子乃當此重禍力小而任重既弗能作哲迪導民於康安況其有能知上帝之命者乎造哲如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之哲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者更端之辭言我以幼沖小子當此禍如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畏如此予惟往求朕攸濟者雖畏之之深終不可不去必往求其濟之之道抑畏自疆

兩者並行方能有濟苟不知抑畏以天下為不足平則失之輕忽不足以立事苟徒畏縮而不求所以濟之之道乃畏懦不能立事之人所以成王言若涉淵水則必求攸濟之理所謂知天命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敷賁謂修明典章法度賁飾前人之業增光潤飾之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苟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日新無疆則為不善繼矣必賁飾

其業大前人所受之命兹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盖繼續不已之意大者創造之實敷賁者繼述之工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威既用于三監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大龜以為國鎮此一句大誥一篇之綱目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為言謂武王遺我大寶龜繼紹上天之明而就其休美之命也聖人

之將天命必有定見何以龜卜為信蓋聖人齋戒神明其德以驗之於龜而龜又至神無私與聖人之心相協此天命不易之理非如後世技術之卜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曰者更端之辭大艱者謂武王死所以致三監之蠢動國有大艱彼得乘之使西土之人亦憂懼惶惑不得寧靜上既言今負荷先人之業欲奉天討卜天命于大寶龜此却言武庚三監所以作亂之由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腆厚也殷紂既滅武王不忍其無後封祿父於衛是

武王有大造於商也武庚不知周之德方小小富厚

謂有此土地即欲大敢紀其正統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固不量力矣亦天降此亂以警動我周家也天

所以降此三監之亂者知我國有瘐足以為疵今殷

民不安乃曰我當復其舊國反鄙小我周邦為都邑

鄙者如春秋鄭子産曰鄭鄙邑也之謂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

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蠢動之明日即有十夫来翼輔我以安寧我武王

所圖之功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足矣我於此必有

大休美之事況朕之卜并吉人從卜從故謂之并吉

商六七君涵養之厚民閒黎獻之多十夫予翼必非

小小賢者皆盛德通幽明之人不然周公亦未敢證

之以為信也周公之卜異於後世之卜周公之卜吉乃在十夫予翼之後盖先觀於人後觀於天此聖人之知本也大抵聖人之觀天命於賢愚觀之不於衆寡觀之反鄙我周人若甚衆十夫來翼人若甚寡求之賢愚商民雖多皆蚩蚩無知之衆知天之命賢人雖止於十天命人心之歸已可驗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

反曰艱大

此周公敘邦君御事向者議論之所言也周公知天人之心已歸卜又吉矣方敢告爾友邦君及御事言我已得吉卜爾衆當奉我伐逋播之臣爾有邦之衆乃無不謂此事之艱大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謂民之不靜在爾王宮邦君之室所以自修及予小

子成王自成其敬爾此事艱大不可往征王何不違其卜邦君所以有此言者一則守常習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一則見其艱大退避而畏縮也成王明知邦君之言為非而必為之永思者人情之難咈而已見之難恃也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謂我聞汝言日夜長思其艱信蠢動鰥寡之民為可哀為民之主既永思鰥寡之受害豈得不往征聖賢無斷然阻絶人之意如此禹之征苗益亦賛曰惟

德動天無遠弗屆使之自反不為周公之必征何也
蓋苗之為惡不過一人可以修德待其自化如人小
疾調其元氣而已至於武王既崩三監淮夷又叛危
疑之際不可不伐使益當此時必在十夫之數況益
之言至公邦君之言安常守故畏縮不敢皆私意也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謂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而三監之叛乃天遺此
重大艱難之事於朕身越予幼沖小子不暇自恤其

身必當往而伐之也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始者邦君與御事之人皆勸不可至聞人君不可畏避乃復綏成王謂無為憂恤至此不可不成乃武王所圖之功成王謂義哉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人能反前日之見而綏安於我所謂義者如王義嗣德答拜之義稱之之辭也見成王周公誠意既至

訓誥既明邦君御事前日畏避不敢之心皆已洗濯

而當然之理明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夫天人並應卜并吉邦君之衆又已回心則上帝之

命明矣我其敢不往哉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謂向者天以休命于武王興我小邦周是時武王亦

惟卜用故能安受此天命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今天其相我民況亦惟卜用安得不往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謂天之明示其威畏者乃欲輔弼我丕丕之基業如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畏之者乃弼之也大抵國家多成於憂患亡於治安天雖降威不可自沮此周公之自疆亦所以畏天命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周公於邦君御事之中提出舊人而告之謂在位之舊人逮事武王者爾大能遠察爾當時在朝亦知武王之勤勞矣豈可今日怠惰使武王之業廢壞不振乎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謂天保庇憂恤我周家成功至此非特武王勤勞天實扶持保護方到得成功地位我豈敢不盡力以終

武王所圖之事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遂使我以大化誘我友邦君謂以前此之言誘其友邦君使至於同心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天輔以成信之辭於何而見但考之於民則可見矣言民心既歸則天輔可知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武王圖謀之功以終之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亦惟用勤于我民所以有三監及淮夷之事亦如人之有疾大抵人或得一疾因可以得保身養生之理天以三監之叛勤勞我是乃教我以安逸之道我於此何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命以畢其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周公又以成王之意而言若昔者非古昔之昔前日之言今日舉之亦謂之昔謂昔日我往伐時蓋非輕動我心與口亦艱難長思之矣若考作室既定其宏大之規摹矣子當用力於基址基址且不肯築況肯為之立其木而成其堂乎父既菑辟其田子當種植乃有秋成之待若於種植尚不肯況能至於刈穫之時乎謂築基播種之後工夫尚多築基播種且猶不

肯其後之工尚可望哉成王謂止是伐三監一事即有異同後欲相與成就文武基業將如之何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復設喻以言之謂厥子不肯構基播種其父於敬事創業之時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我有後子孫弗棄其基業乎必言子之不肖而棄基業矣周公深體武王之心勤勞如此成王或不能平三監之亂武王之心謂何今日之事必任其責可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故我何敢不以我身往安寧武王所受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謂三監既戕害百姓汝庶邦之衆乃保養之而不伐

如人之父兄有僚友伐其子弟民豈有相勸而不救

援者以人情體之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

人廸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成王先歎而言肆哉謂我鋪陳辭旨爾庶邦君及爾御事之人可不聽乎爽邦由哲哲者通達國體乃曰明哲之人今亦惟十人灼然誠意踐履能廸知上帝之命十人即十夫也賢人能盡天地之心十夫歸則天意歸矣故湯伐桀亦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耳越天棐忱棐輔也當天下平定之時天至誠棐輔我我是

時尚不敢變易其法謂不敢違天況今降戾于周邦尤不敢不從天命也惟此大艱亂之人指三監而言誕相親鄰相胥效以伐其室我不往伐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言天意之決也

予永念曰天維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謂紂之為惡天本欲無遺其育武王不肯盡絶乃立武庚武庚又叛成王深思長念謂天之喪殷如穡夫之有事於田畝予何敢不終厥畝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謂天降休命于武王也以天命觀既歸于成王以祖宗觀武王復已受天之休又何待於卜自當從天命以東征以率循前人所指畫之疆土况今卜又并吉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今我以爾東征天命更無僭差卜之所陳亦不過如此大誥一篇之意以卜為主然始也先言十夫予翼

然後言朕卜并吉中也先言今天相民然後言亦惟卜用其終亦先言天休寧人然後言今卜并吉蓋卜筮之本先人而後天此王者舉事之意參人以天非專信卜筮也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成王黜殷命戮武庚封微子皆周公攝政東征二年

所為之事也時成王幼未與政事孔子敘書歸之成
王而周公不與者聖人闡明微之理發尊王之意周
公雖東征雖攝政其心未嘗有一毫之私小心翼翼
皆奉王命以行天討當時天下危疑有無王之心孔
子序書所以發尊王之意欲後世知征伐自天子出
此經世之大法周公之本心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者發語之辭順道以命微子也微子者帝乙之長子也成王之命先明正義謂微子本殷之長子而當立也惟稽古者封先代之後自古皆然不特周也崇德者謂崇夏之後所以尊禹之德崇商之後所以尊湯之德也德盛者流先德薄者流畢聖人開創基業歉然不自足必尊前世帝王後為天下表以示有所祖述之意也象賢者謂擇其後世有象先王之賢者則封之庶使當時之人因其子孫而先王典刑文獻

昭然可考也此古昔至公之體成王稽法之而已若義止於崇德而不象賢所立之不當累於其祖祖述先代之意安在哉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長存而不可泯滅也統承先生命子孫賢者使繼先王之統而修其典章文物也聖人開一代之治各有一代之典禮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車旗正朔本末度數隨世而新周既受命商統絶矣而先王之統復承於宋周命既新商之禮物不可用矣而禮物之舊復修於微

子承而不滅修而不廢賢存其象形容之如在而耳目之不忘也王家作實統緒之並立而耳目之不變也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後世廢興之際誅戮絶滅惟恐影響之存而人心之或不一果何謂哉況夫消息盈虚何常之有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其或繼周百世可知損益之理如循環苟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救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歴年未遠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删詩五篇而已

禮物不修之故也聖人通百世於一己其義至矣作賔于王家者聖人尊先代之後不敢以臣禮待之如舜以堯後為賔與國咸休者後世滅人之國芟夷藴崇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之命微子撫助愛養與之俱生傳之無窮公平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矣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上言崇德此乃陳湯之德齊聖廣淵者形容之也克

者百聖相傳之妙也齊謂端正直方聖謂大而化之廣謂弘大溥博淵謂淵深精粹四德不可分當於此識湯之全體如於元亨利貞識乾也湯之德盛如此所以皇天眷愛保佑誕受厥命也成王去湯五六百年矣見湯之德如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成王深入閫域其道既同故不間於世之遠近

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後世傳記多謂湯尚嚴商人先罰而後賞皆不知治體者也仲虺稱湯曰克寛克仁則湯開創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寛所謂尚嚴先罰其亦不考證於經者歟不特湯為然自古人君立一代規摹未有不出於寛其間有若整齊嚴肅者亦寛之用耳除其邪虐除桀之邪虐也以盛德受天命以寛大撫天下其功既加於時其德又垂於後如日月之明終古而不息茍本原不厚功加於時則有之安得業垂後裔乎王霸之

辨其要在此伯者以機巧智術摟諸侯以伐諸侯機巧智術之窮不能以沒世王者出於公心其動以天所以德垂後裔至於億萬斯年以此見智力有限公心無窮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成湯之道在於猷也微子之賢在於踐修厥猷也人惟工夫不實踐履不至故與道不相關微子能踐而修之所以舊有令聞微子之聞非自外來反求諸身

踐履所至充實輝光自然彰聞其來舊矣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即踐履之實也克孝者人皆知孝然不過於口體不可謂之克克謂果能盡其道如曾子閔子克於孝也肅恭神人者敬心常存不以幽顯二其心以此心事神以此心接人豈有幽顯之異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微子之德如此故成王周公嘉美之曰者發語之辭謂微子之恪慎肅恭未嘗一日替篤而不忘篤者微子用力之至也心有怠慢則必有渙散惟培養深厚念茲在茲乃謂之篤不忘則日新不已矣今人存心不誠稍有自立豈能勿忘躬行篤實而有光輝又恪慎肅恭無幽明之異所以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天人本無二理以此心對上帝上帝安得不歆以此心對下民下民安得不協恪慎肅恭上當天心下當人心

矣庸建爾于上公之位尹此東夏之民所謂東夏者岐周在西今封微子於亳以岐周視亳則亳為東葢微子至此可使南面矣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

諸侯初立國不可不以正示民故先言往敷乃訓謂法度不可廢也服命者上公九服之命率由典常者率循常行之典也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非

可外求日用常行大經大法率而由之即所敷之訓而可以蕃王室可以弘大祖業可以防範斯民矣厭常喜新者往往謂蕃王室弘烈祖律有民必外立法度以求新殊不知愈求愈遠也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微子恪慎肅恭雖已甚至初膺上公之命心慄慄危懼保守此敬心可也少怠則不安厥位矣毗予一人

者望微子之切也世世享德者望其創業垂統訓廸子孫世世享微子之德也如此則萬邦亦將觀法其侯度使我有周至於無窮矣如河潤九里自葉流根也京師者諸夏之本培其本根葉固茂盛灌漑枝葉則本根亦以繁實一體之理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往哉惟休者保養一心之意也休美也汝往之國當保養此休美無至怠惰而廢墮我之命成王戒微子

之無替朕命意必恐懼警戒庶幾其心有所守今觀惟休一辭緩而不迫如在春風和氣中者大抵人心之工夫不可迫切微子以恪慎克恭之素成王既戒之以慎乃服命又戒之以欽哉義已森嚴若不使之培養深厚則必失於迫急故告之惟休從容涵養之意也雖然成王黜殷命殺武庚非小變也王室震動宗社幾危以周公東征尚必二年而後罪人斯得其為禍甚至其成功甚艱矣今觀微子之一篇曾無一語

及此怡然氣象和平如常時見君子所過者化封微子賢者封之耳殺武庚叛者殺之耳周何心哉周公東征出於天討殺武庚義氣也封微子和氣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舉人臣龔秉震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

宋　時瀾　撰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成王既伐三監以商故地不還之民封康叔為衛侯以治之所以作三篇之書夫命康叔為衛侯封諸侯一事耳而三篇之誥如此之詳前此命臣所未有也

唐虞之命九官止一二語微子蔡仲之命不過一篇特於康叔而詳者葢當三監既叛之後民志未定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國家所繫所以命之不得不詳亦時變也所謂餘民者三監既伐商之大家世族已皆遷于洛邑其存而不遷者謂之餘民遷于洛邑者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周公以聖人躬師保之任重以君陳和其中畢公成其終不遷在商曰餘民者命康叔以訓誥之至於三篇之書以此知商民難化周

公成王愛護保養之詳如此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生魄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而來以供洛邑之役夫斧斤版築之事不免勞民而大和會以赴役如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必有以感召之也要荒之外無不供

役見作洛事大役重動天下之諸侯然爲諸侯者王室之大興作供役亦有分也周衰欲城成周尚有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髙張宋仲幾衛世叔之徒皆至況成王之時乎百工者百官也播揚鼔舞使民之情皆和協懽悅著見功績于周士與事同也周公於是勞來慰撫廣敷大命以詔誥之自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説者以爲脱簡疑洛誥之文不知其脉絡正相關繫葢所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欲遷商

民使之邇王室以化厥訓也所以命康叔為衛侯者使之撫養訓導不遷之民也兩事皆為商民故也已遷之民作洛邑以處之又作多士多方之書以告之不遷之民使康叔以治之又作康誥酒誥梓材之書以告之合言於此表裏所以相應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朂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

周公奉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於成王其辭則周公之於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於成王之意所以謂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者康叔諸侯之長周公之弟呼而進之先告以文王之事也言爾之大有顯德之文考能明德慎罰此四字深見文王之心明德者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慎罰

者兢業祗畏視民如傷也鰥寡之民常人所易侮者文王以如傷之念持不敢之心而矜憐保養如恐不及仁愛之誠自然著見公所稱皆文王之實德也夫自古為治者亦有明斷之君然多於臨事恃其明斷微細所失不復自知私意之明非克明也文王之克明乃惟天之聰明之明知之曰明哲之明心理洞然無有障蔽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盡天之心也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合天之德也是以天下之人高明

煢獨如承大祭無一毫分别之心此文王明之至也凡君道人所當為隨所寓而契於理當用者則用當敬者則敬當懲者則懲生成肅殺各歸其分天何心哉此道顯然昭著暴白於民誠之不可掩也所以能肇造區夏而艱難積累修之之功自一二邦以始文王有至仁至明之德我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其視文王如天如父有怙恃覆冒之功德之昭升聞于上帝帝休美之文王之德敷達于上帝之時益

與天爲一矣此周公見文王之深也天既休美文王
故大命之天之大命本於無心莫之爲而爲者天之
命也遂以殪戎殷之責付於文王大勲未集武王成
其創始之意終能大受天命萬國兆民各安其居而
咸有次序終不負於天之責夫文王開創於其始武
王克勤於其終原其所本固天命文王而終天命成
王業者乃寡兄武王懋勉所致周有天下艱難如此
故汝康叔小子得於此東土而爲諸侯此深警康叔

使知所自勉也康叔臨衛邦茍以為分土受封一代常典則此心慢易矣必思夫得為諸侯之所自來則今日安可不勉一篇之精神盡在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兩語提起康叔不敢輕易之心自然感動奮發勉厲而不敢忘矣文王三分有其二終身以服事殷後之言肇造者集大命者皆曰文王見天命人心已在文王武王承之自有不得不然者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徃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康叔聞周公之言固已悚動周公又嘆息而言之使念其告戒之意今商之民在康叔能率行文王之事耳何者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爲侯必以能祗適文王之事望之祗適者敬而述之也商民之望如此爲康叔者當紹其所聞使承續而不間斷夫文王爲之父

武王周公爲之兄聞父兄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侯所臨既新則舊聞不相承續而道德之旨日忘矣如人在父兄之側所聞必正離父兄之側則異聞或有以害其正者康叔於此當佩服先王之道德言日夕覆被在身使所聞相紹則足以副民之望此周公告康叔之至切也爾之所往商之故地也商賢聖之君六七作遺風舊典豈無存者必於其地敷而求之況商民之情素安乎商先哲王之訓循而行之必可以

保乂商民矣又當求商耈老成人之訓商賢聖之君必有老成人爲之輔就而詢焉廣大深遠而思惟之葢老成之言初若無味思惟至於廣大深遠方有所得如武帝忽申公之言申公誠耈成人矣武帝少不逺惟也宅心知訓者人心未宅則一念潰亂雖有老成之言無由知之言之精微聽而不悟未造閫域則閫域之中固不知也惟有所宅則有所知虚静而不礙故也康叔所見所聞不爲不至矣既已承續佩服

文王之訓又廣敷求商先王之典又遠惟商耇老成人之訓家之所聞紹之不忘商土之遺風舊典復不失墜可以足矣猶以爲未也復使之别求羲皇堯舜禹湯之法此工夫無窮也後世之人或守其師之一説或信其書之一義自以爲有餘與周公告康叔之意廣狹大相遠矣周公欲康叔求之先王求之商哲王求之商耇成人又求之古先哲王凡羣聖心傳之妙制作之法悉聞而悉見如學者多識前言往行

則有得於無窮之理會古昔康保民之道治民無餘
藴矣康叔果能多求徧師衆理該通學問精深至於
與天同其大自然心逸日休綽綽而有餘裕近於聖
人之地方免廢王命之責夫徧求前聖學問經歷如
此既與天同大有心廣體胖之効可謂葢世之功業
周公謂乃能不廢王命僅可免過而已人臣之職分
豈易盡哉必如舜與曾子方能不廢父命必如舜與
周公方能不廢君命則爲諸侯者可安然而在人上

乎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周公復以王命嘆息言之今命爾爲諸侯非欲富貴爾身乃委疾痛于爾身耳以商民累汝不可認以爲富貴之具也蓋爲諸侯豈易事哉上有天命之可畏

惟至誠者輔之則將奉天者不可有一毫欺偽之心是奉天實難也下有民情顯然可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而小人之心最為難保是安民尤難也天心難奉民心難安豈非恫瘝乃身乎爾自此以往當盡其誠心不可安康而好逸豫憂責之重豈暇為遊畋聲色之樂以自娛此心當專一於治民乃其乂民者用志不分之意也此心不分於逸豫則必專於乂民乂民之工既專即所以奉天也我聞自古怨不在大亦

不在小但不可有耳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不惠也懋所不懋纎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者正以為弭怨之道汝能服行其事乃可以光大王室應保商民應者内外相應也葢康叔能保商之餘民則商之新民由兹而可保康叔之治與周公之治相應則商土之民情與洛邑之民情相應然則周公之告康叔者即其師保之道也殷民之保則新民自是而作

矣作者彼此相視而興起之謂也如此乃所以輔成我一人宅天命當時王室安危所繫正在商民民得保養則王業鞏固而天命可必其定矣新民者所遷之民也新遷之民在洛邑周公既師保之何與於康叔益商民大家世族雖已遷洛其朋友親屬故舊交遊多在故地相去雖遠而人情未嘗不相通貫周公雖化導新民而商故地之民或不得其化則洛邑之民亦不能不動其心惟康叔能保商民而使之安定

則新邑之民觀感于外亦得以自慰則周公之與康叔表裏相應内外相濟而作之之責反在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康叔以衛侯爲周室司寇之官司寇刑官也故康誥一篇多言明刑之理敬明乃罰者使之於刑罰之事加欽謹省察之心輕重之際權不可忽也有罪雖甚

小而非不幸之過乃故意自作亂常敗俗乃不可不殺舜典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也又有罪之大者而非故意爲之不幸至此既稱道其罪以著之論定之餘乃原情以赦之時乃不可殺舜典宥過無大罪疑惟輕是也雖然宥過無大固無可疑小罪不可不殺豈小罪皆殺之乎葢敗常亂俗之人或繫社稷之安危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爲害甚大故雖小亦不可不殺曰有者謂小罪之中或有之乃不可

不殺若其他小罪不殺固宜至於既曰眚矣又必道極其辜何哉葢大罪過誤茍即赦之起人舞法之心蔽罪不可不論法有司不可不奉法臨時斟酌聖德運用不測之權也聖人慮事之周密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周公又總言爲治有序汝當大明天下之服服事也

惟民其相正勑相勸勉皆協和矣若有疾者治民如有疾者之調護醫治民將改心易慮不爲罪咎而遷善遠罪矣若保赤子者保民如赤子之未能言不可以苛法治當衣則衣當食則食用心切至則民其可以康寧安治之矣此爲治之敘不可易之理也非汝封以下懇懃告戒反覆之辭也非汝封刑人殺人刑人殺人皆天討也豈汝封之權乎無或刑人殺人申戒之辭不可或有刑人之意又言非汝封殺人者總

說兩句非汝之權也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史官記周公勤勤諄複之意言不特於大罪如此劓刵微罪亦不可時有自用之心周公恐其大罪謹之而小罪輕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兹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康叔本國之事也外對内言内者康叔所掌司寇之職於王朝者也謂汝列是法以司牧有衆商之

舊刑自有倫次若周室之法天下通用司寇所掌是也邦國之法從民之便罰之在商而有倫者可從也又申言有囚當斷要察其情矣將斷之時又思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深思洞察畢見其理方可斷罪周公恐康叔於本國事有易心所以告之如此其切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彛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

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前章言康叔治民當用商刑不可輕此章又申其意謂汝當鋪陳其法與事兩者相當然後用刑斷之又必於商家常法之中用其可行之刑與可行之殺何者商法固不可不用其有不合宜者則其法不足以定當時之罪故當用其刑殺之合義者又不可有所遷就以從已意次者次舍之次也用殷彝以舍於已之意是舜法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至公無私此心

與天同體方無愧於用刑而治心之工夫當自遜始惟遜順謙下不萌傲念此心則虛虛則平平則公公則明明雖已盡無一毫不順井井然有條理矣亦不可自居其遜若未有一毫遜順之事心常不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已汝惟小子者言汝固小子我觀羣臣之中忠誠爲善未有如汝之心者而我之心德亦惟汝知康叔既稟本心之善又能知聖人之心德周公所以付之盡遜之功因其存心先已有所用力也

凡民自得罪以下數句説者以為與上文不協葢周公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姦惡殺奪人財貨剛彊勇悍又不畏死人皆惡之刑法加焉豈庸以次汝封乎刑加於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已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玆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玆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别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玆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用刑之本意葢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所以維持人之大倫也元惡大憝巨姦極惡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況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是人倫顛倒相戕相賊矣夫爲人子者幹父之蠱供爲子職不敬順其事反大憂傷其父之心父又不能愛養其子反疾惡之父子交相怨也弟不思夫天

敘至明之理長幼自然之序乃傲狠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父母之鞠養大弗友于弟兄弟交相戕也惟弔兹弔至也至于此地豈不爲我正人得罪夫天之立君立師綱維人倫使民知教化父子兄弟各安其分也今戕賊至此則爲之正人如卿大夫者豈不負天之責耶天之降衷秉彞以與民者亦大泯亂矣商民染紂之流風敗政人倫廢壞至於此極紂率天下以惡其罪既不可免矣今商土餘民舊染未忘苟復至

此則爲我正者亦必得罪必也昭明整理使三綱五常復其常經猶有違者用文王所行之罰以刑之無赦前言殷罰曰彛此攺文王之罰而曰作者殷先王之言罰常行焉耳經紂之惡人倫戕賊文王憂之想於維持綱常之罰加作焉作者創立之謂深救而力懲之也見於周禮司徒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大畧用殷罰父子兄弟之際則用文王之作罰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嚴殷罪撥殷

亂之所在也康叔不以身率之則又大難憂者憂憂乎其難之謂也何則文王先自治其在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所以能作罰也不用文王自治之道徒用文王自作之罰何由致民心之服外庶子者非王朝之人也又况汝國有庶子以盡訓導之職者有正人爲官之正者又小臣凡有符節者皆汝所統屬當有以爲之表率不然則不體上之意各立門户乃别播敷造民大譽收恩買名自植

私黨弗念上之意弗用上之命合以病其君君臣上下皆相牽引入於惡地至于此時成王周公乃大不滿而惟康叔是惡非所望以治衛之意也爲康叔者當速由玆義率殺曰率者與上率字相應由此義以表率之表率不從然後不得已而殺之此乃爲君爲長之道苟康叔不能自治其家人及小臣外正左右執事之人徒用威虐以脅其從何以得其誠心之應是大放棄王命縱使民畏而彊服其治已非用德故

曰乃非德用乂既先以身率之然後用刑康叔又當無不克敬其典典者常也君臣父子兄弟是也乃由裕民者寛裕之道誠敬之功不可廹蹙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忌之念寛裕之理也文王之刑妻至于家邦敬忌之念至矣康叔而不深惟焉敬典裕民之道安在哉爾尚心口相語我庶幾有及乃常恐不及之意如此則成王與周公方有以自慰其心矣以懌與朕憝相應周公言康叔之治至於引惡則康叔爲成

王周公所憝康叔之言至於有及則成王周公因康叔以懌言君臣內外關繫一體之至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前既責之民又責之臣又責之康叔自此以下成王所以自責也爽明也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有以開導之而後可以至吉康之地迪者其責在人君也我又思商先哲王之德用康寧保乂其民作而求之

今之民無以開導之何由以至於安穩吉康無以開迪百姓則爾衛國亦為無政矣終言身率之意也後世人君風俗敗壞忿嫉百姓聖人則皆於吾身求之元惡大憝惟我正人得罪雖以文王之罰刑之必正身以表率之至是又以導迪之責歸于已深知人君之職分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周公又叙成王之意以命康叔謂我不可不監文王與商先哲王於用刑中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所謂德之說者即不率大戞文王敬忌之謂也今民未安靜其心放蕩未知所止戾止也開導至于再三矣尚未翕然大同以從化夫開導再三而民心不同周公不謂民頑乃言我國家開導未至則周公不敢一毫輕傷於民可知矣我顯然思惟天其有罰以殛絶我

以不能治民之故我何敢怨此成王周公自反以感動康叔也夫開導雖已再三而民心既未同必誠意未至德教未修而君職不盡若天罰我實無可怨之理成王周公尚爾則爲康叔者當如何耶已之有罪亦不在大亦不在多茍有一毫未盡則不足以化民況已顯聞于天乎葢誠之不可掩一念之間天實鑒之而君子之自反茍有一毫之過如上帝之臨乎其前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教康叔以用工之地也凡民之怨皆上之人有以召之故曰作爲人君者視民如子惟恐傷之凡有一毫致民之怨者皆不可作勿用非謀非彝教康叔明善之理也人之爲善者多爲異端邪說所惑必也非先王之言不從非先王之法不遵久必斷之以我之誠蓋非謀非彝紫之奪朱鄭之亂雅最難辨也若不能

斷之以誠則是非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將有受其欺者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進學作聖亦必自彊不息乍出乍入學何所得惟大爲規摹乃能敏德用安康其心顧省其德顧者省察自驗君子三省九思之道也是以謀慮深長治道寛裕致民於寧葢修巳有餘百姓方安使爲君者至誠有虧敏德有間心不康德不顧猷不遠則民無由安一身之中皆瑕疵矣康叔能此則巳至成巳成物合内外之地君方親愛

之何由指其有瑕疵而殄絶之乎自乃汝盡遜以下皆自反之意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自反既至皇天復何親哉命之無常固也知天命之無窮念念不忘終始此心兢兢不息以保天命可也不可棄絶我之言享者如享五味八珍之享使味其言也明者使不昏迷其意也服命者所戒全篇之命

也又當尊其所聞方可用以康乂其民若不尊所聞則聽之輕慢安能康乂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不可替慢所敬之典果能聽我告汝之言方可世享其國夫康叔以眇然小子一旦受封聞周公大聖人之告語其敢不聽周公之懃懇若恐康叔之不聽何耶期望之切至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一

宋 時瀾 撰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酒小事爾周公乃爲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葢酒之爲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大抵有一身之病有一世之病或病於彊或病於弱此一身之病東漢之病在矯激西漢之病在虛浮此舉世之病

商舉世之病在酒周公所以大誥之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
事朝夕曰祀兹酒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夫文王自西土肇
國所以告戒庶邦庶士以至于少正御事使毖謹者
自朝至夕惟祀方可用酒文王爲西伯何以得告庶
邦多士葢文王乃方伯之長統屬庶邦庶士者也文
王所以朝夕告戒頃刻不休者當時紂爲長夜之飲

沈酣於酒池肉林紂飲酒之工夫不已故文王告戒之工夫亦不已畧有間耳則工夫有淺深多者偏勝而沈酣之化行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之物無一不用於天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爲也以酒論之麴糵水火之齊皆天所置有是理則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

則無以薦其馨香置酒之本意惟祭祀而已非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所以大喪亂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由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民爲酒所用即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當時乃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者所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於酒至於庶國惟祭祀方可飲於飲福受胙之時雖飲神之福亦必德以將之不至於醉中人無所主則爲麯蘖所迷奪矣文王言我民當導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大抵縱酒者多不事家業之人爾小子當聽祖考之彝訓祖考者老成之人也歷事既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聰聽者欲其用精神以聽

也聽之不聰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者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德而不戒是以至於縱而不已故文王教之合而爲一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前舉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自告康叔以治本國之
事康叔當使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用嗣續
而無怠統一而不雜專工於稼穡之事奔走以事其
父與其長下民之分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何暇
於縱酒乎安常樂業念不至酒不服田畝心無所用
則必向於酒矣其有肇牽車牛遠服賈出而爲商以
其所得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其遠歸而喜躬自洗濯
腆厚致酒以慰勞之是時乃可用酒周公前所以禁

酒者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用酒者葢聖人之教至於斷絶人情則不行所以開其飲酒之門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職事者以至於百君子為官長者皆在爾統率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若大能羞養老成人乃為君當然之事爾方可飲至于醉食至于飽周公開飲

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至於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發處開之祭祀孝養養老皆良心之所發也於此飲酒豈至於縱乃所以養其温厚和氣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許爾謂爾長永觀顧

省察動作皆稽中德大抵言一節一行者易而一飲一啄之際爲難謹康叔若非常永觀顧省察一動一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於此矣爾庶幾能羞饋祀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自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縱矣此乃信爲王者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不忘乎不荒於酒躬率一國之民亦爲國君常事爾而其末所以稱之如此之重至於天若元德者蓋進德之驗惟於其最難屏

者工夫密察則德進不已而天亦不能違也酒雖細故玩而難遠康叔達觀時省稽考之意不忘於動作之間酒始不得乘間而入而中德所厚邪慝不入而善日充實至於天若於永觀作稽而深求其所用工則知所謂天若元德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學者爲學必省察其身茍有瑕過因循難去必日消

磨蕩滌使浸浸遷變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酒之一事周公懇切如此欲其深長思省則學者可不知所自省哉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能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葢酒雖人之所嗜所性不存焉於此既薄則於彼必厚天下之理相爲消長所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興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敢不

畏能畏小民是真能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養之功也常厥德保厥位經德則無失德矣德雖本然修之有可繼也今天其命哲則哲亦人主本然之明不保持則有時爲物所蔽而昏矣盛德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相與贊成一已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位在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王業在於畏相臣之輔助其君者惟有篤恭君臣

之間皆不敢自暇逸矣況敢大飲于酒乎商之所以興其君之心在畏相臣之心在棐恭上下皆於恭敬用功矧曰其敢崇飲言況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侯在內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閒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内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又大而爲尹人者亦專以敬君爲事見商之

時通天下皆篤恭矣而又獨言顯越尹人祗辟者葢敬君之事惟觀之尹人爲明所以謂之顯尹人百官諸侯之長也尹人知敬君則他人可知上下篤恭之中於尹人祗辟尤見篤恭之顯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彛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後王酣身紂爲長夜之飲置身於酒其命所以顛錯昏迷無由得顯于民又不恤民之怨其所祗敬保養者專在於怨不能轉易先王之興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乃敬保其怨而不易夫怨豈當保復不能轉易祗保者猶言惡力已及不可復救也乃大惟縱肆淫泆於非法之中用燕飲以

喪其威儀夫一動一作無非天命之流行也縱酒之至威儀悉喪民罔不盡傷心君民相親見君如此動其良心盡然傷感傷感重於怨怨之極而無可奈何乃至於傷民傷心矣紂猶不自覺方荒淫自厚于酒其惡漸長無有休止反自以爲安逸人之飲酒今日沈醉明日既醒亦自知其困倦而不安矣紂之酣身不復醒矣所以安之而不自知無有休息酒之所爲暴心日長凶疾很厲死亦不畏閭巷不肖醉酒無藉

不畏死之狀甚明商邑指王家言也當時縱酒之罪止於紂與衆逋逃之人耳而無辜之人無不罹其禍使商國靡有子遺無有德之馨香寓于祭祀而顯聞于天者但大有民之怨氣耳風俗既成人皆嗜酒罪合于一腥穢充塞天所以降喪于商其所以不愛于商者惟其以酒爲安天亦豈故欲虐爾民亦惟爾小民自放逸以取罪戾而已前言殷先哲王上下皆畏敬此言後嗣王通天下風俗皆昏亂兩段正相應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言我之告汝所以若茲之多者爾在文武之側朝夕所聞不外此事親見文王之家法森嚴如此況古人之言水能照妍醜耳不必於水觀但於民觀之足矣今惟商墜厥命監莫大於此其可不以此大監之有所怵動以撫當時百姓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

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繫爾統率者甚多汝所當堅固謹戒在內則有商獻臣汝當尊敬者在外則有侯甸男采衛又況有太史内史朝夕相親相近者於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況有三卿者繫君之所定國之存亡繫焉安可不堅固尊敬乎圻父司馬

也順衆人之事故謂之若疇農父司徒也掌邦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猶言迫也迫去民之非違而使之格故謂之薄違宏父司空也掌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當劼毖者況汝能剛制於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也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

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其有告爾云商民復羣聚而飲酒汝不可縱當盡執拘使歸于周我其殺之至此周公之刑甚嚴矣刑雖甚嚴曰其者又疑而未定之辭也周公誠意懇惻深思漸染之深導迪之誤至于沈湎未可遽殺故謂之勿庸且當教之其有不湎于酒爾必彰明使享禄位以示勸於天下至不聽我教辭不蠲潔其事是終不

能悛改時則同歸于殺言惟至此者方可殺也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爲勿庸而姑教之從者褒顯而用猶不從者始不得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至是又教康叔以反躬汝當常聽我之言以謹毖其民若復有湎于酒者汝不可辯說以爲汙俗之舊爾實司牧其民民湎于酒誰之過則康叔安得辭其責

可不盡心以率民乎

梓材第十三　　周書

王若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輯寧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并包含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葢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沮塞而不

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家彊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爲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於大家大家者彊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於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爲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爲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

不於此而通之則再召變亂無從而止此康叔爲邦之本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爲邦之要務在虛心屈巳不敢自用取諸人以爲善以一國之人爲師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爲邦之道大意在虛心也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歴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既通一國之情矣又取人爲善盡君道矣乃示德於邦人益叛亂征伐之後瘡痍未瘳死傷未復必以好生之德撫摩之此君德之常體而尤急於治衛也故周公更端提出謂我之意不欲厲殺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於罔厲殺人康叔當體此意以好生爲德敬以慰勞斯民謂之敬勞者以尊臨卑以賢臨不肖以治臨亂常若巳髙而彼卑不免有嗟來

之意是侮其民必慰勞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撫叛亂之後當然凡爲邦者皆當然肆今也自今已往凡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屬亦將如康叔之敬勞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爲姦宄者與殺人者歷人者歷人如今干證賊所過歷者也皆宥之而咸與爲新康叔既以好生之德先之凡爲康叔臣者見其君好生之事有戕賊敗害人者亦體康叔之意從而宥之然康叔之所宥及於殺人歷人者臣

之所宥止於戕敗人者葢大權君之所專小事臣之所職也三節皆有次序先通一國之情使無猜疑間隔次取人爲善以一國之善爲師而後以好生之德撫摩慰勞之康叔治衛之道備矣

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周公又言王者所以命諸侯之意監如三監之監自

黄帝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觀萬國監諸侯之長也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既誅命康叔繼之如旄丘之責衛伯則知衛伯亦當時諸侯之長矣王者開立諸侯之監本爲治民非爲它也舜之命十二牧言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成王命康叔爲監亦但言涵養撫摩不可殘虐至于鰥寡無告者敬之使得其所至於寡婦無依者聯屬之使有所歸聚合其民大度以并包而含容之無有平民鰥寡匹婦之分效致也如

效馬效羊之效王之所以致此命於邦君以及於御事者果何以哉非如後世爲文具徒掛墻壁而已必有所以也康叔當深思其意優游涵養待以歲月徐徐使之自至於安養之地治亂國者易於忿嫉急迫求功效之速成引養引恬和緩不迫漸而引之如杜詩所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久病之人驟加藥石反以激病安恬以補養之引而至於和平可也監謂康叔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撫民皆如此不

可以法治之總前三節之意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既用力整理而陳布修治矣苟不爲疆畎必有水潦之侵牛羊之踐又如作室家既築垣墉矣苟不覆蓋必爲風雨所飄揺又如造器既勤於樸斲矣苟不加采飾則樸斲

之事亦徒然耳梓材者古人祭器多用梓木爲之故以梓材名篇意謂國家基業自太王王季文武艱難積累周公復爲之定亂十已七八矣今之所少但欲隄防覆葢粉飾如疆畎塈茨丹雘之類而已康叔茍不撫摩商之遺民復爲變亂則前日之艱難工夫皆廢矣言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

王受命已若茲監

周公舉成王之意申告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德矣文

王徽柔懿恭不遑暇食皆勤用明德之事也惟先王

既勤用明德以撫綏懐養故諸侯皆來協力以終此

事今成王方專以德安和慰撫先後迷惑之民使之

皆歸王化用能慰先王之受命蓋先王大業十巳七

八覲皇天既付中國民可見矣所少者迷民未安耳

是周家之所欠闕正在康叔也康叔於此茍不同心協力安慰迷民其何以安慰先王所受命乎已者發語之辭監則呼封康叔以言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之意豈茍且一時之安而已欲爲子孫萬年之基業迷民未安康叔可不協力撫摩之不能撫摩則變亂尚未可保何以爲萬世計哉見聖人規模之廣大後世創業之君茍且一時而已晉武帝平吳之後

何曽諫曰陛下朝夕所論特家人婦子之常事爾武帝固無萬世之規摹矣古之王者民衆少有不安必撫摩安慰無所不盡者永保之念至于子孫則不静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一